



演唱作品丛书

红灯

• 歌剧集 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演唱作品丛书

紅 灯

· 歌 剧 集 ·

靖之 孙涛等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介 紹

《紅灯》写东江抗洪斗争中人民事迹，同时揭露了地主分子利用洪水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。《稻熟时节》反映的是农民智擒匪特的斗争，显示了我广大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。两个歌剧的风格有所不同，但都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，具有感人的力量。

紅 灯

• 歌剧集 •

靖之 孙涛等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：2181·787×940毫米1/32·2 1/2印张·42,000字

1963年9月第1版

1963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,101—7,100

统一书号：T10111·61

定 价：(6)二 角

目 录

紅 灯靖 之 孙 涛 (1)

稻熟时节章 明 (45)

紅 燈

靖之 孙涛

時間：一九五九年夏。

地点：粵东。

人物：阿 婆——归侨，五十多岁。

紅 安——阿婆之子，二十八岁。

紅安妻——农村妇女，孕妇，二十六岁。

小 萍——紅安之子，七岁。

姜支书——大队党支部書記，三十多岁。

馬三太——地主分子，五十岁。

妇女甲、乙。

老战士——下連当兵之將軍，四十五岁。

小战士——新战士，十八岁。

班 长——中士，二十岁。

李医生——女軍医，二十四岁。

小 何——女护士，十八岁。

序 歌

洪浪滾滾，

水天相連，
百年来沒有的大水呀，
像猛兽闖进东江两岸，
它吞沒了金色的稻田，
它淹沒了美丽的家园。
狂风暴雨，
洪浪滔天，
洪水吓不倒东江人民，
洪水摧不垮美丽的江山，
共产党給我們温暖和力量，
解放軍情深似海爱无边！
江上紅灯，
彻夜不眠，
紅灯在暴风雨中穿行，
像朵朵紅花开在水面，
紅灯下有一个动人的故事，
在东江两岸永远流传。

第一场 围 困

风雨黄昏。阿婆的家。

从台中窗口望外，几片翠綠的蕉叶在风雨中摆动。窗外是茫茫大水，远处有三三两两露在水面的屋頂、树梢。

台左有扇大門，为了防洪，已用木板合泥堵了

一截。台右有扇小門通往內室，門前有几层台阶。
窗前桌上供有一个观音菩薩。

阿婆手拿三炷香从內室走出，忽而窗外一声劈雷，阿婆震惊，望着窗外叹气。

阿 婆：（唱）漫天烏云挂銀綫，
风扫江面波浪翻，
洪水滾滾往上涨，
多少房屋被水淹。
听不到一声鸡叫，
看不到一縷炊烟，
乡亲们乘船去逃难，
洪浪滔滔受风险。
回想起一九四七年，
大水冲走我房和田，
为活命离家逃难去南洋，
牛馬生活十二年。
阳春三月归国来，
公社里照顾很周全，
我只說幸福生活有了望，
哪晓得老天又降大灾难！
大清早公社派船来，
姜支书三番五次来动员，
口口声声劝我走，
高高山上把家安。

紅安儿，不在家，
媳婦懷孕十月滿，
在外吃穿靠哪個？
洪水中哪里去找接生員？
常言說在家千般好，
出門万事難，
生死自有神安排，
我不能輕易往外搬！

（走到門口張望，門外風浪更緊，白）水呀，老天爺也該收了。（見手中香）事到如今，只有求告菩薩保佑平安了。（點燃香）

（唱）一炷香，手中燃，
恭恭敬敬插在神前，
盼望我兒快回家，
保佑他風里浪里得平安。
二炷香，冒青煙，
誠心誠意跪神前，
眼看兒媳要臨盆，
保佑我孫孫平安到人間。
三炷香，紅光閃，
插香跪拜把禮獻，
殺雞宰鴨獻誠心，
保佑我一家老小度難關。

〔小萍抱着一只小家兔從內室出來，邊跳邊唱。

小 萍：（唱）社會主義好，

社会主义好，
社会主义国家……

阿 婆：唉呀，你哪来那么多的快活！（见家兔）命都顾不上了，你还稀罕那个畜生，快扔了，过来给菩萨磕头。

小 萍：我不磕，老师说没有神！

阿 婆：大难临头了，你还敢胡说八道。

小 萍：（大声地）不磕不磕就是不磕。

〔婆欲拉萍，红安妻在内室呼唤：小萍，又跟奶奶淘气了。唉哟，我要喝水。〕

阿 婆：（拿起茶壶）噢，来了，来了。（拉萍坐在椅子上）坐这给我看着香，不准往外跑。

红安妻：（内声）水还在涨吗？

阿 婆：菩萨保佑，水会退的。（进内室）

〔小萍把家兔放在窗台上，拔香吹灰作乐。阿婆从内室出来，见小萍玩香，气。〕

阿 婆：唉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

（一把夺过香，把小萍推了一把，家兔掉出窗外）

小 萍：（哭）我的小白兔，我的小白兔！

阿 婆：小白兔让它去吧。

小 萍：你赔我，你赔我。

阿 婆：（哄慰地）等水退了，奶奶给你买个好的。快进屋，好孩子，要不水一进来就没命啦！

姜支书：（突然在门口出现）谁说没命啦，啊？

小 萍：姜伯伯，你看我奶奶还敬木头人。

阿 婆：再多嘴我就把你嘴縫起 来。（对姜支书）姜
支书进来坐坐。

小 萍：姜伯伯，我跟你們一块上山去好不好？

姜支书：好呀，我就是来接你們走的。老嫂子，这
回可該走了吧。

（唱）洪水越涨越大，
社里船一齐出馬，
乡亲们平安上了山，
全大队只剩你一家，
风大浪急多危险，
快快收拾快离家。

小 萍：走，走，我去叫阿媽收拾东西。（跑进內室）

阿 婆：（大声地）別胡鬧，小作孽的。支书啊，社
里对我好，这我領情了。可是俗話說的好：

（唱）在家千般好，
出門万事难，
洪水如今該退了，
我想再看看。

（白）你先到別家看看，我想再等一等。

姜支书：那好吧，什么时候老嫂子想走了，只要在
門口喊一声，我們馬上就来船。

阿 婆：又叫姜支书为我們担心了。

姜支书：这是党的命令，我們不能让一个社員被洪
水夺去生命，要人有人，要船有船。老嫂子多
加保重，我先走了。（下）

〔阿婆回到神前祷告。〕

〔这时候，馬三太贼眉鼠眼出现在窗口，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香云紗上身，下着蓝布褲，褲腿高卷，赤足。他两眼闪着狡黠的光，嘴上的鬍鬚像堆乱草。他先探头望了望，心中暗喜，后偷偷走上。〕

馬三太：（唱）遍地洪水浪滔滔，
馬三太喜在心里笑在眉梢。
但愿洪水涨上天，
把整个广东都淹掉，
千人万人葬魚腹，
我心头之恨方能消！
自从解放我受苦难，
穷小子一手遮了天，
共产党是我死冤家，
心中釘就是李紅安——
他帶領群众斗争我，
分我的房屋分我的田，
强迫劳改整三载，
富人倒受穷人管！
我面上順水走，
暗里盼变天，
此仇今世不得报，
馬三太纵死九泉不閉眼！
也是三太鴻运到，
遍地洪水滾得欢，

趁热打鉄我先下手，
鬧他个鸡翻坛！
搞破坏，造謠言，
馬三太好比魚儿入水潭，
到时候杀人立功走香港，
金錢任我花，
美女任我玩！

(白)趁今几个李紅安不在家，老太婆又刚从国外回来，不摸共产党解放軍的底細，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。(对阿婆)老嫂子！

阿婆：(惊讶)啊？老三，是你呀！

馬三太：(佯笑)是我。

阿婆：你也沒走？

馬三太：群众在前，个人在后，这么大的洪水，得先公后私才对呀！我刚才到附近走了一圈，房子全被水冲垮了，一个人也沒剩下，庄稼淹得一千二净，今后的日子可就难了。

阿婆：真沒想到我一回来就遇上这么大的水，黄澄澄的庄稼眼看都到手了，又被龙王爷給搶走了。

馬三太：你不提龙王爷我倒忘了，(小聲地)老嫂子，你听說沒有，为什么今年涨这么大的水？

阿婆：听姜支书說是雨水多了。

馬三太：事情不那么简单。

阿婆：难道又是得罪了哪家神仙？

馬三太：我可不敢乱講。

阿 婆：老三哪，老嫂子剛回來不久，有些事儿還得靠你們多多開導，你就給說說吧。

馬三太：老嫂子要聽，我就照實講，千萬別對外人說呀！

（唱）都只怪共產黨不信神靈，

老天爺發了怒布雨行云，

乘雷電下大雨山洪暴發，

大土堤被沖垮禍害平民！

阿 婆：（半信半疑地）往年也發過水，哪像今年來得這麼快，這麼大呀！

馬三太：（唱）共產黨整天里修庫建堤，

大水庫小山塘布滿山洼，

修水庫傷龍脈非同小可，

惹怒了龍王爺才把水發，

到如今漫山野庫水外流，

受災的都是咱百姓人家。

阿 婆：水庫是修的不少。

馬三太：罐滿自流，修這麼多水庫，還能不漲水呀！

阿 婆：我看不光是水庫多了才漲水。（稍停）呃，咱們社里人都被船裝到哪儿去了？

馬三太：老嫂子，說起來叫人肉麻。

（唱）江面上到處是橡皮小船，

解放軍駕着它東奔西竄，

借口是救人命暗地搶劫，
婦女們坐船上哭聲悲慘……

阿 婆：（擔心地，懷疑地）他們把婦女裝到哪儿去了？

馬三太：（唱）沒想到解放軍趁機作亂，
把婦女搶運到無人高山，
荒山上無住處風吹雨打，
黑夜里調戲婦女真是野蠻。

阿 婆：（驚）能有這樣的事嗎？自打清明節我從南洋回來，三個多月了，解放軍對咱老百姓可也怪好的。

馬三太：是啊，解放軍平時幫老百姓插秧、收割，的確是收買了不少人心。不過，是真金假金可瞞不過我。人心隔肚皮，你剛從外邊回來，過些時候你就明白了。

小 萍：（坐在階上）奶奶，解放軍叔叔可好啦，兒童節那天有個叔叔還到我們華僑小學講故事，教我們唱歌呢！

阿 婆：大人說話小孩聽，少多嘴。

馬三太：噢，（假親熱地）小萍，還認得你三叔嗎？

小 萍：誰認得你，你真像——

馬三太：像什麼？

小 萍：像根干柴棍。

馬三太：這小家伙，嘴真厲害。（忽然想起）小萍他媽呢？

阿 婆：在里屋躺着，快生孩子啦。

馬三太：这可是个喜事儿，恭喜，恭喜。（挑拨地）
哎呀，村里没人，这接生可就……呃，小萍他爹上哪儿去了？媳妇快临盆了，也不在家料理料理，难怪人家说：如今的干部，只要国不要家啦！

阿 婆：说是到县上开会，昨几个大清早出去，连个影也不见了。

馬三太：开会？这可是凶多吉少。

阿 婆：出了什么事？

馬三太：昨晚上，江岸上可是淹死了不少人啊！

阿 婆：你说什么？

馬三太：（唱）昨夜晚下大雨烏天黑地，

大水发冲垮了东江长堤，

张县长刘书记亲自督阵，

男和女老和少统统上堤，

解放军开来了一个整营，

共产党对人命太不爱惜，

用人身堵堤坝惨无人道，

那洪水像猛兽冲了过去，

肉身子怎能和龙王来斗，

可怜的堵堤人一命归西！

（白）小萍他爹，恐怕也……

阿 婆：（唱）听了老三一番话，
不知是真还是假，

說是真我沒亲眼見，
說是假有根有据像个話，
左思右想魂不定，
我心痛如刀扎。

(白)天哪，难道紅安儿真会被水冲走……

馬三太：这就难說了。老嫂子是聪明人，四七年你家大姑娘是怎么死的，你和大哥怎么流落到国外去的事儿，你总还记得吧。

阿婆：(心情沉重地)我忘不了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(唱)提起四七年，
叫人身发抖，
洪水盖地滾，
淹到家門口，
半夜里闖来三个中央軍，
又打又罵好比三条狗，
翻箱倒柜賽土匪，
十六岁的閨女被搶走，
声声惨叫上了船，
我心疼好像刀割肉，
扑倒窗口声声喊，
小船開翻在浪中游，
可怜的閨女遭慘死，
这仇恨我永生永世記心头！

馬三太：(繼續施展攻勢)常言說得好——

(唱)好鉄不打釘，

好男不当兵，
穿上黄军装，
吃喝玩四方，
扛枪吃粮人，
古来少忠良，
个个害百姓，
不得好下场。

(白)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有备无患，管什么中央军、解放军，对当兵吃公粮的人，要处处小心才是。

〔阿婆思想混乱，心事重重，凝望窗外，不语。〕

馬三太：(假惺惺地)老嫂子别难过，保重身体要紧。

(忽见窗外有红灯，惊惶地)啊！红灯！說曹操曹操就到。(惊慌，又故作鎮靜)老嫂子，你往那远处看，有一盞红灯，半夜三更的一定不是好人。我得先回去看看。(走到門口又轉身)要是解放军来了，可得当心啊！(急下)

〔阿婆急忙关上窗戶。〕

小 萍：(跑出喊叫)奶奶，红灯！

阿 婆：(扯住小萍)快，快进去！

——灯 暗